

发小广告的女孩

她并不像别人一样追逐行人，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，向经过身边的人发放。

韦秀琴

小区的路口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常常有手攥小广告的人，前后不停地招呼，忙不迭地递上花花绿绿的广告。有时候，同时站着五六个人，派发不同的广告，见到行人，都热情地围过来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满面笑容地硬是往你手里塞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这些发小广告的人，隔三岔五就换人。发的广告，也没几个靠谱的，反正我是没什么好感，见到他们

就远远地躲开。

今天的路口，还是被他们占据着。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并不像别人一样追逐行人，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，向经过身边的人发放。她有些羞涩，递给别人时，脸微微红，不敢正眼看着人家。行人脚步匆匆，有的漫不经心接过她递来的广告，有的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径直走过，有的干脆粗暴地甩开她拿着小广告的手。

我知道，分发这种小广告是件苦差事，能收到多少报酬，跟分发出的小广告的多少有关。那些为了获取更多报酬的人便紧紧追着行人，死皮赖脸，塞给别人一大堆。甚至有人把剩下的小

广告扔到垃圾桶里，算是完成了任务。

也许是出于教师职业的敏感，我感觉她是个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高中生。她那种清纯的样子确实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不得盯住了她。她默默地发着，不时弯下身子，捡那些被行人扔得满天飞的小广告，不声不响地整理成一叠，整整齐齐堆放在垃圾桶旁边，以便清洁工回收处理。

我轻轻走过去，主动从她手里拿了一张。她惊喜地望着我，一脸感激。她分发的是一家培训机构的寒假补习班广告。我认真真把广告内容看了一遍，很想了解补习班的任课老师都有哪些，于是站着跟她聊了一会。

谈话中，我知道她来自偏远的乡下农村，刚上大一。她家里条件不好，爸爸在外打工，妈妈身体不好，她还有个弟弟，在读中学。她已经在学校办了助学贷款，但还想利用课余时间挣点钱做生活费。这是她第一次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发广告单，很不适应。

我鼓励着她，说这小广告你要发到那些看起来是学生或者是家长的手里，还可以简单地向人们介绍一下，以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她耐心地听我说，不时地点头。我们聊完以后，她咬咬嘴唇，然后迎着来来往往的人走去。

小姑娘，祝你好运！

微观

○○○

菠菜不易

小鲜

二货妈们聚会，清炒菠菜没人吃，叫服务员端下去改造成菠菜汤。清炒菠菜下去了，二货妈们坐等，然后感慨菠菜何其无辜，要受二茬罪。说这就生娃，要么顺，要么剖；要么炒，要么煮；不带顺转剖，炒转煮。讨论生娃一喂奶一下垂OR变大一雌激素一排卵一避孕，用药还是戴套……

直至那盘“顺转剖”的菠菜变成汤回到餐桌上，考虑到它的感受，才闭嘴。

梭鲈鱼的做法

胡猫

最近在看一本关于淡水鱼的科普书，五花八门的鱼名大都没见过。还好，有度娘帮忙，因此我常常顺手查查，比如“狗鱼”“梭鲈”。排在第一条的搜索结果往往都和吃有关：“梭鲈鱼的做法”“狗鱼怎么做才好吃”……

原来这些辞典里的冷僻生物，早已端上了我国人民的餐桌。

健身馆

辣妈

在健身房跑步，看见有个人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和西裤，对着那些金属和橡胶质地的器械愁苦地发呆。似乎这些沉重而冰冷的东西直接从眼睛掉进他的胃里，使他更加难受。然后他盯着镜中虚弱而苍白的自己再发一会儿呆，终于拎起最轻的哑铃举了两下，叹口气，放回原处。

这个人应该先去看看喜剧让自己开心起来。还有，镜子应该成为健身馆的标配。

皮肤发蓝

然然

记得有年放假去海边写生，租了当地村民的房间，住了几天就发现身上的皮肤发蓝，按压上去，似乎还隐隐作痛。吓了一跳，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特地上网去查，别人居然也有过类似的病症。恐慌不安中强颜欢笑继续生活，每天睡前，都一遍遍预习要留给亲人和朋友们的诀别语。好在，皮肤上的蓝色，洗过澡以后就会减轻。不过，洗完澡没两天就又转蓝了，而且感觉越来越痒。

再后来，发现是床单掉色。

尿急坏事

悠悠

9岁的儿子参加市里的国际象棋比赛。七盘棋，赢一盘积1分，和棋积半分。积4分，就能升级，积够5分再升一级。懵懂上阵，连赢两盘。第三盘，对手弃权，白拿一分。第四盘很关键，局面却不乐观，对手招招狠棋，儿子很快处于下风。高潮来了，对手突然开始扭啊扭。尿急了。终于忍不住了，小心翼翼跟儿子商量着和棋。

就这么升了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老屋的旧时光

张孟娟

外婆家有一座老房子，很长一段没人居住，舅舅结婚后，外公外婆就搬进了老房子，两个人住，倒不显得拥挤。

那是一座很老的旧房子，矮墩墩，冬暖夏凉。

屋内的地面比外面低很多，迈过门槛，脚好像半悬空着，低一脚踩下去，才能触到地面。地面是砖铺的，古旧的砖，灰白色，砖一块块地拼在一起，灰土便塞进了中间的小缝隙，大地的气息也从缝隙里透出来，填满整个屋子。记得小时候，我总喜欢在上面走来走去，尤其是夏天，踩在上面凉飕飕的。我用小脚在地上踱步，丈量着砖块的大小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到了晚上，外婆把我抱到藤椅上，给我洗弄脏了的脚丫子，我总是坐不安分，坐在藤椅上摇啊摇。

老屋白色的墙壁已经发黄，很多地方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脱落，一层又一层，一块又一块，那些新贴的年画也好，挂的

装饰物也罢，终究没能掩盖住老墙的斑斑驳驳。夏日，厚厚的墙把太阳的光线挡在了外面，透过窗户跌入老屋的阳光变得柔和凉爽。墙上有很多窗户，四四方方的窗户就像老屋的眼睛，那般从容，安静。

老屋窗台上摆满了瓶瓶罐罐，高高低低的容器装下了各种酸甜苦辣，一瓶一瓶是生活的缩影。窗台下面是灶台，灶台上面是粗粗的房檩，上面依稀可见烟熏的痕迹。房檩上吊了几根线，下面坠着篮子，篮子里放着点心呀、米呀、面粉之类的东西。

外公常坐在藤椅上听收音机，拍打着椅靠哼着小曲。外婆常常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，拾掇着布块和线团。春夏秋冬，一天一天，生活于此，闲适安恬，自然平淡。老屋不曾修葺，也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，阳光却是常新常变的，屋外葱茏的老树挺立着，阳光闪烁、跳动，流进老屋，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



西递村 版画

应天齐/作

青石街 3号
NEW SUPPLEMENT

我也是相亲族

周天意

一晃就过了25岁，成为爸妈嘴里的大龄青年。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同事纷纷粉墨登场，走马灯似的给我介绍对象。

第一次去相亲，只化了淡妆，梳了学生发型，也没戴首饰。对方是一个IT新贵，一见面便滔滔不绝，从国内谈到国外，我洗耳恭听当观众。对方事后说我不够新潮。

第二次相亲，对方是位在海外留学N年的博士。我接受教训，事先去美容院做了全套美容，电了睫毛，烫了头发，还穿了新潮的吊带装。交谈中我发现对方对国内的认识还停留在八年前，对国外的情况更是只限于实验室和校园，整个约会过程基本上是我一人在夸夸其谈。第二天对方传过话来，说我太新潮。

其实相亲也有好处，不必担心对方的学历、收入和家底，不会上当受骗，只需考虑是否和对方来“电”。而且现在的相亲，媒人并不出面，只需告知见面时间地点和对方的模样姓名，剩下的就看缘分了。相亲结果当晚便见分晓。

我前后相过十余次亲，始终找不到感觉，恋人没找到，朋友却找了一大堆。

人以圈分

倪剑

一位在证券公司上班的同学将我拉进他们的朋友圈，说是里面好多本地金融界有头有脸的大佬，跟着他们在群里混，各种头脑风暴、黄金法则，简直就是高大上的金融专题课。如果留意观察，不但能够长见识，说不定还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渠道，然后坐在家等着财源滚滚，顺便还可以抢个红包什么的。大佬们发红包都是成千上万地发，不像有些群里几分钱还抢得煞是热闹。

入圈一段时间，传说中的大额红包一次没有见到，倒是经常有人小窗发来链接让下载某款理财的APP，说注册可以拿红包，但要填写对方给的邀请码。然后似乎还很大方地说，注册后我也可以把链接转给别人，别人从我转发的链接注册我同样可以得到奖励，只要填上我的邀请码即可。

看看，这哪里是长见识？分明是逼着我长智商啊！我怎么看都觉得有传销的嫌疑，不就是一个一个拉下线么？还有，注

册了那些APP拿到的所谓奖励，是要投资才能用的，给你十块二十的奖励，却要你投入成千上万进去，是挣钱还是往里跳，谁都弄不清，哪里是投资赚钱？分明像是一个个拿着鲜香的鱼饵在钓鱼。那网络背后究竟是谁主沉浮根本弄不清。我等工薪一族，平常攒点钱都是牙缝里省下来的，不容易。得，这样的便宜我不占。果断退出那个圈。

如是被拉进去的N个圈，最后都因为各种不适悄然退出了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！

现在我的朋友圈里就剩下一些简单的文字爱好者，因喜欢文字聚到一起，尚未成为大家（真成了大家估计就没时间逛圈子了），离靠文字吃饭有点远，顶多偶尔挣点零花钱，潜意识里梦想仍旧在。偶尔谁发了文赶紧祝贺送上朵花，明知道纸媒上稿越来越难，仍旧像勤劳的农妇孜孜不倦地写下去。

人以圈分，大浪淘沙过后，将相似的人留在相同的圈。